

世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策問

問六經皆經聖人之手其大法尤著於始終之際然於秦禮廢於漢姑勿論焉可也詩書易春秋首未目其可以不知耶詩三百文王之詩非不多也何以首於關雎頌有三莫先於商莫後於魯也何以終於商頌三皇五帝皆聖人也非無言道之書何以獨取於秦而之首五霸皆賢君也非無命誓之何以獨取於秦而以之終三易所始義各不同周易何以先乾而異乎連山歸藏之法六十四卦法相受也何以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之時承父之作亦只王世也不始於孝惠二

公而始於隱豈果以其國之賢乎二百四十二年載皆
編四時以成年也而終於哀十四之春豈果在於木絕
火王乎論語者六藝之唯襟也始於學而終於堯曰其
義安在孟子七篇擬聖而作者也 梁惠終於盡心
又豈無說耶夫紬金匱石書之書考良史之才也終於
獲麟猶有其旨作凌烟畫像之贊有文士之筆也始於
河間亦有所法况六經之嚴而語孟之奧乎願與諸君
究其所以然勿云議論妄敢到而畧之也

問自古帝王所以敦厚風俗者必以儉德為本而每以
身之 之禹惡衣服以率 卑服以率周文之身衣
衣為以率漢且是三君皆也 聖賢均以此儉德定天下

為風俗者也禹尚儉而天下 儉應之故夏之世其所

尚者皆忠質文王尚儉而天下 以儉應之故當其在位

者皆有羔羊之德焉至於文帝尚儉不下禹文王而不

下應之者或知如夏周之世故賈誼陳政事之書謂帝

身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豈漢民習秦人奢侈餘

俗而未易遽革耶不然何上以教示之而下不以教

朴應之也我 國家自祖宗以來世 恭儉化下肆我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而儉德 繼寢衾禩至以

黃綈為之常服止用纈繒雖累經濟灌而不易然當時

民間猶有以金為飾者於是詔自中宮以下毋得衣銷

金貼金等服臣 法紀有一切看 於法由是天下化之而

皇祐嘉祐之間風俗淳美逮于三代之上矣 主上皇帝
帝蘊仁儉之資清中興之業允謹厥德惟懷永圖可謂
同符 仁祖並美禹文者也邇者近臣獻言謂州縣尚
用金翠為衣服首飾貴賤之分混然與別請加禁止聖
訓丁寧命有司以前後詔條申明之德至溼也議者尚
慮遠方富民狃於循習未能遽革射利之徒興造販鬻
而不知畏又慮州縣奉行之吏不能遵守教條或暫禁
輒而縱之無以仰副吾君敦朴之化必欲令行而禁止
如 仁祖之世不使年少書生得以獻太息之書如之
何則可
問才難久矣堯舜之時野無遺賢所與治天下考止

五臣周家濟濟多士而用一歸人以足十亂之數不
然乎之歎宜其發於吾夫子自茲以降治不逮古而
人才愈難必責以五臣十亂之儔則千古為無人就其
時而求之宜莫盛於武宣之際班孟堅嘗枚舉其人而
贊之以侈一時之盛武帝自公孫丞相至金日磾九二
十有七人宣帝自蕭太傅至張敞九二十有四人亦可
謂盛矣然攷固之言猶有可疑者焉其稱武帝人才也
則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至稱宣帝人才也則曰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
其名臣亦其次也固蓋以宣帝二十四人可為武帝名
臣之次耳今即其人而攷之宣帝之相則有如有聲之

丙魏固非公孫洪石慶輩之所可及其特則有忠武如趙營平又非衛霍輩之所可及廷尉則有如干定國治民則有如龔黃又非趙禹張湯酷吏比也按其人才若遠過之而固乃以彼為莫及此為次之何耶夫所謂人才者必其勲業名節之有大過人也彼阿世如公孫酷害如張湯權利如桑弘羊皆治世之罪人也而以此為得人又何耶有是君斯有是臣武帝君德不違孝宣遠甚固嘗譏武帝改文景恭儉美宣帝侔德商周其於人才當亦如之今乃復優彼而劣此又何戾耶固生東都之初去武宣之世為未遠且親為國史必知其人才之始末意其品藻之必當也况是贊尤膾炙人口而見

於選今乃可疑如此其必有說以辯之

問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博物而不惑茲其所以為百代指南歟舊說皆言周公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晉郭璞亦言興於中古蓋指周也是則爾雅之出遠矣今閱其書而攷之則非周公之制甚明小雅稱張仲孝友蓋宣王時人也而釋訓篇則有張仲孝友之釋衛淇澳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美武公也而釋訓則有過學自修之釋式微之詩為黎侯作也而有微乎微之釋猗嗟名兮刺魯莊公詩也而有上為名之釋其釋

詁釋言釋訓諸篇大抵皆訓釋詩書之辭悉出周公之
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釋歲名則曰周曰年釋祭名
則曰周曰釋周公豈自稱其國號以別夏商耶又於釋
地篇叙十藪之名舉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九國繼
之曰周有焦護是數國在周公時固未有封者周公又
豈自卑宗周以配列國耶以此知爾雅斷非周公作也
漢人嘗有以是問揚子雲者矣子雲以為孔子門人將
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是亦意云爾亦何以驗
其出孔氏徒也或云爾雅實周公所制而張仲孝交之
類乃後人所足猶春秋絕筆之後弟子續之至孔丘卒
之類其說又如何願與諸君辯之

問有創業之君有守成之君有中興之君三者之時
同而應之者亦異音房元齡嘗以創業為難魏鄭公嘗
以守成而不易元次山之頌中興也又以宗廟再安為
事之至難然則三者皆未可以難易斷也請借漢以論
之高帝創業者也而不足於文使生文帝時未必能興
聖賢之治文帝守成者也而不足於武使生高帝時未
必能建艱難之業宣帝中興者也然英雄不及高祖仁
厚不如文帝使生二帝時其武功文德亦必有所不如
者西京三君蓋亦各以所長而生遇乎時以成其名者
數至於光武雖號中興之君而功兼創業治兼守成意
者其文式兩全功德兼備者也然馬伏波對隗囂之問

乃謂光武不如高帝乎。和宗稱漢唐之治亦及文宣而不及光武夫創業守成中興皆難者也而兼之者為尤難西京三君各處其一而擅其名光武兼三者之長而稱之者或以為不如或有所不及何耶共惟主上以神聖之資濟艱危之運德邁周宣而俯比光武兼三者之至難而取之以至兼賢於古人遠矣諸生幸生聖時日擊盛事願及三者之難易與漢四君之優劣以發明我主上之鳴勳盛德

問昔夫子繫易謂何以聚民曰財對子貢問政以足食為三者之首財用者誠有國之急務尤急於艱難多事之秋也國家當此無事用度失節常賦之入猶不

以支歲費一旦加之以賦以羨錢穀之問遂至於廟堂發既繁經費百出官田墾南矣度牒行矣坊名借矣下富民獻助之令殫州郡公去年之器矣而獨不及民仰見聖德之至渥也然議者謂財非天雨而鬼輸之未有不取諸民者雖賦歛不明出於朝廷而科率每潛行於郡縣勤恤之詔非不丁寧有司迫於辦事所不暇顧况今日虜情叵測和與戰猶未決也和則有歲幣而坐困吾財戰則興師百萬千里餽糧有不可勝計之費將取之官耶而公帑竭矣將耶之民耶財盡民怨何以為國古者兵未嘗不用而財未嘗不於抑不知生之以何術理之以何人耶臣以上下之用而下不及民其必有說

問多。祀夏配天不少事。故學者以為懷私。淳高帝孝
宣信威北夷。功光祖宗。班固以為倖德。商宗周宣。光武
身藏大業。中興漢室。馬援一為不如高帝。太宗除亂。致
治功德。兼隆史氏。謂比迹。防武廢幾。成康其言之常否
果如何。主上興衰。撥亂紹復。大業方之前代。何如主
也。願併陳之。

問戰國之軻况。西京之雄。隋之通。唐之愈。皆著書立言
羽。真聖道。世以大儒。稱之議者。不以為過。然五君子者
果孔氏之徒。歟。心無異傳。道無二致。固宜迭相推尊。無
或操戈相戕。可也。今攷其書。乃或不然。况非特不尊軻
也。且列於十二子。而非之。惟非特不尊况也。且有同。

異尸之斥。通雖以雄為振。古奇人而一許其道。愈推尊
孟氏。醇疵况。惟至河汾。則無一言之及。然愈嘗自比孟
軻。夫後世亦不能無異同之論。夫道之所在。人所共尊
道不在焉。人所同抑。今尊之則命世大才。抑之則諸子
也。尊之則軻。抑之則聖人也。尊之則聖人之徒。抑之
則張衡。數術之伍也。尊之則聖人之脩。抑之則沒
而不說。尊之則泰山北斗。抑之則木強人也。尊之抑之
者。其公心歟。其私意歟。豈好已同者。有相黨之心。故私
有以尊之歟。好已勝者。有相輕之意。故妄有以抑之歟。
尊之者是則抑之者。坐蔽善之罪矣。抑之者是則尊之
者。失其公。占一於此也。可。其真而詳。

問十八章之經夫子為弟子曾參作也參以孝名世為
孔門賢弟子雖曰稟自然之至性蓋亦出於侍坐之際
開宗明義之力焉然參之言行備見於語孟諸書不知
其終身之大節能不負聖人之教而脗合於是經者果
何語也夫子嘗自謂行在孝經使曾子果能盡是經之
言也則行與夫子同矣然參雖賢未可以擬聖人是於
經必有所未盡而行事不能無少戾也夫孝於德為至
於行為大參既以孝稱宜無媿於淵騫之列矣乃反不
預四科何耶諸君自兒時已能誦十八章之語其於出
孝入弟之際必不叛是如江敢問曾子之孝其有得於經

者何語其未返於經者何事與其不與於四科者果何
謂也

問君子讀書稽古豈徒對聖賢而已哉必曰古人可作
吾誰與歸心有所慕則將學其為人而以其身比之也
歷觀古人自比於前脩者多矣亦各不同有以不如已
者自比有以勝已者自比自比以不如已也能自謙矣
而有志者卑之自比以勝已也能自強矣而好謙者妄
之孔子賢於堯舜而竊比老彭有以見聖人謙德之至
也人比魯西以管仲則艱然不悅謙何在焉孟子乃以
是取之何耶至諸葛武侯自比管樂或羨其德之謙或
重中之卑其果謙卑乎君子必有之也揚雄

孰念之也。比孟子雄愈於軻，而以其自。以見君子
自強之志也。崔浩自比張子房，志亦可嘉矣。議者乃不
許之，何耶？至杜子美以詩人竊比稷契，人或賞其忠，或
指其妄。南果忠乎？妄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諸君潛心
古人之際，其必有以自况。將比於不如已者，歎則懼其
志之卑，非自強之道。將自比於勝已者，歎則懼其言之
妄。為謙德之累，必欲自謙而不失之卑，自強而不失之
妄。如之何，而可願商榷古人之外，且各言其志。

問古之人皆有師，自聖人至于士一也。雖師未必賢於
弟子，弟子未必盡如師。固可因流究源，見形知範矣。惟
孔子之於老聃，左丘明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之於

子夏、房、杜、王、魏之於王通，世皆以為師弟子也。或謂其
不然，學者未免乎疑焉。謂孔子不師老聃也，固嘗適周
而問禮矣。果惟聃是師，則彼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夫子
乃為禮樂仁義之主，何耶？謂丘明不師孔子也，固嘗見
稱於魯語，與聖人同好惡矣。果惟孔是師，則子不語怪
而丘明乃失之誣，且傳經多不合於聖人之旨，何耶？謂
公穀不師子夏也，則先儒應劭輩固嘗有是語矣。謂果
出其門，則春秋之成，商不能替一辭，二子乃各以經名
家，何耶？謂房、杜、王、魏不師王通也，則通著之中說，固嘗
弟子之矣。謂果出其門，則數子俱顯於唐，反無一語以
稱師，抑又可耶？以為果師矣，弟子則其學必不相戾而

真心必不非也。以為非師非弟子，則載諸古人之書，傳諸學者之口，豈盡妄耶？諸君尚論古人之日久矣，師自柱下而至河汾，弟子自將聖而至正觀，諸子必能熟究其源流而素知其然否也。幸即其道，攷其時，推前人之議論，以其實告。

問：韓愈、柳宗元俱以文鳴于唐世，目曰韓柳二人，更相推遜，雖議者亦莫得而准。惟之然，其好惡議論之際，顏多不同者，韓排釋氏甚嚴，其送浮屠序責子厚，不以聖人之道告之。柳謂釋氏之說與易論語合，且譏退之知石而不知韞，王韓謂世無孔子則已，不在弟子列。作師說以媿，召後學柳則以好為人師為患，有師友箴有荅。

系嚴二書，且有雪白之喻，又有毋以誦責我之說。韓著獲麟解，以麟為聖人之祥，賀白龜表，以龜為獲蔡之驗。柳則作正符詆談符瑞者為淫巫瞽史，韓碑淮西歸功裴度而不及李愬，柳於裴李則各有雅章，韓以作史有人禍天刑之可畏，柳則移書以辯之，韓以人禍元氣為天所罰，柳則著論以非之，其指意不同多。此類者且退之名在子厚先友記中，蓋其父兄行且年，又長柳宜以兄事之可也。然韓每及柳則字而稱之，柳語及韓則斥而名之，爾抑又何耶？今二文並行於世，學者之所取法，真文章宗匠也。然讀其文切疑二人陽若更譽而陰相矛盾者，不可以不辯。夫韓柳邪正君子固能言之，至

於議論則未可因人而輕重願與許君辯其當否
問五常之道莫大於仁以夫子之聖猶曰豈敢放於許
與之際尤謹焉古之逸民非不多也獨許夷齊爲得仁
大臣如伊呂之徒初無一言之贊也獨稱商有三仁門
弟子之中如仲由冉求公西赤者皆所不許而獨許顏
冉諸侯之大夫如今尹子文陳文子皆所不許而獨許
一管仲此八人者雖窮達死生去就之迹不同而聖人
許之以仁初無異辭後世有大儒王通者鳴道河汾間
與弟子難疑答問動以洙泗爲法中說十篇猶孔氏論
語也其以仁許前賢及高弟者亦八人焉曰東平王蒼
二人也曰羊祜陸遜仁人也曰荀氏有二仁曰仁哉樂

毅許董常以顏氏之流蓋以其三月不違仁也稱薛收
仁而不佞蓋許其爲非聖也夫子所稱八人者後世以
聖人之言莫得而議之通所稱八人者或未之信然自
蒼至收七子皆顯事在信史可考不知董常早世其言
論粗見於中說亦可以想見其爲人也是果可當仁者
之名否乎通之許與其亦有得有失乎孰可以方夷齊
孰可以比三仁孰無愧於顏冉之德孰能爲管仲之功
願併陳之以佐文中之密教

問太史公作史記采古今名臣賢士列而傳者凡七十
焉其共川之人必臭味之同者如管仲晏子以佐主之
迹同孫叔敖以論兵之迹同季子以智略同范

雖蔡澤以其談辯同仲尼孔子學之同也屈原賈生風騷同也萬石張叔謹厚同也凡傳而同之者必其類之相近焉然亦有不冝同而同者彼學者不能無惑其爲老子傳也與莊周同冝矣而乃列申不害韓非於其中申韓之術至殘忍慘酷也其可與深於道德者同耶其爲孟子傳也與荀卿同冝矣而乃列鄒衍淳于髡于其間以衍之迂誕髡之滑稽正儒者之罪人也其可與主盟仁義者同耶謂遷不精於選擇則彼之同者何是謂遷不妄於條例則此之同者何乖豈偶得於彼而有失於此耶抑識見不明乎或珞美玉之不辯耶不然其不同而同之必有以息乎其間不可不熟究而詳辯也

問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然後聖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苟惟心術不正而異端邪說從而陷溺之望其入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而欲求至海不亦難乎昔吾夫子既沒而楊朱墨翟者竊仁義之一偏而唱爲我兼愛之說以亂天下幸而有孟子者出辟而闢之楊墨之害息而人心復歸於正孟子沒有申韓刑名之學黃老虛無之說簧鼓于世其爲害又真於楊墨而世之儒者徃々墮於其間而不悟以賈誼之美才猶明申韓司馬遷之博學猶尚黃老况其下者乎當時不或其說毅然而廢之者一楊雄氏而已自漢室之東而西方之說流於中國時世主尊尚其說遂

與孔老並立而王公相之度階漸甚王通隋之儒也
猶稱其為聖人白居易唐賢人也猶酷嗜之晚節用其
教以理性况衆人乎膏時不惑其說毅然而力排者一
韓愈氏而已夫異端邪說之移人也愚者信之可也而
智者惑之何耶不肖者信之可也而賢者惑之何耶里
巷之人信之可也而縉紳士大夫惑之何耶豈異端之
學亦有以過人而其道誠可與堯舜周孔抗衡於世耶
豈賈誼司馬遷王通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
而孟子楊雄韓愈闢之麾之排之者非耶天以其說為
真可信也則與堯舜周孔之道大不相似以其說為
妄也則世之屈己以尊崇之者又皆吾儒之傑然者烏

孟陽韓三君子不世出無有與之辯者願與諸君論之
封建尚矣自五帝三王莫能去矣後世人君易之以
郡縣則其國亦從而治亦或因之而亂此皆立國之先
務學者不可不察也唐虞列公侯伯子男為五等相制
天子千里諸侯百里而降不及五十里者為附庸周興
封國八百同姓居五十三馬此封建所由興也秦鑿衰
周之弊罷侯置守列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世因之不改
復增其數此郡縣所由興然以周秦漢唐論之則其國
之或強或弱其祚之或短或長皆關乎封建之與郡縣
此又不可不辯矣謂封建無益於國耶則周何為因之
而強秦何為罷之而亡乎謂封建有益於國耶則漢何

而而有七國之變唐何爲而有諸鎮之亂子多
置守而無羸秦之危封建侯藩而無漢唐之亂果何術
而可願詳以告將疏其說以獻于上
問夫樂之作尚矣先王以是正朝廷美風俗格神物和
上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黃帝之樂曰咸池顓帝之
樂曰六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
大夏湯護而武之此歷代之樂所由作也而其大備莫
盛於成周故周禮大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則又有
所謂大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鍾師者大師樂以六律
六同大合樂特則有奏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者大師掌律同以合陰陽時則有播八音於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者是古作樂者必有其官奏之必有其所制
之必有其器豈非樂有自然之數而數之所舉又有自
然之義乎後世去古既遠樂制始無一定之論而名數
音律刑器亦莫之考矣學者審古今灼知先王所以作
樂之意者敢問咸池六莖六英韶護夏武之名所取者
何義周大司徒與大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鍾師所掌
者何器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所奏者何所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所應者何事與夫後代因革損益孰
得孰失幸明言之

問孟堅序六藝爲九種列小學一系於其中則知字學
之有益於斯文也尚矣古者八歲入小學書之事

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蕭何亦嘗
律令太史試學童而採其課最者唐選舉之法有四而
楷法道美居其一焉六書雖一技然教於周試於漢選
舉於唐參六經論語孝經而九之學者其可忽耶爰自
科斗書廢篆隸迭興漢晉以來乃有草楷真行雜體之
書云升歸華舒嚴點翰以相誇尚者不知其幾也唐太
宗歷評晉人之書而以王逸少爲盡善盡美先翰林蘇
公嘗評唐人之書謂極於顏真卿又論近代之書以蔡
君謨爲第一議者謂顏書本出於王而蔡乃法顏而變
者然三人者各名家當代而咸造其極使其同時而並
駕未知其孰後而孰先諸君稽古之暇將心翰墨久矣
其於晉唐宋三子將誰取法耶抑所好不同抑二三子
而他有所尚耶又豈得於心畫之妙而不蹈前人之陳
迹耶願評古人優劣之外且自論平日之所以張吾軍
者果出於自得乎抑亦何所法也幸詳以告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書

上太守李端明

某嘗讀前史竊知李氏為天下甲門世生大賢角立傑
出皆天人也自昔周柱下史先天地而生指木為姓博
古知今而道德為吾聖人之師東都太尉稟元精之氣
正色在列殺身成仁而節義為人臣之冠唐翰林應長
庚之夢世號謫仙人立馬萬言而文章為天下之法孰
謂其非天人耶其間又有以聲名自高而天下有被其
收接者如登龍門隱居求志而天下望其出仕如觀
景星至告一書掩鉞如高淮之元勳入總一示前公

之風采者自卓然為一代之名臣中興之賢臣在流
餘韻足以起萬世之聳慕其故曰李氏天下之門而
數公者真天人也迨我國朝二百年間宗工鉅儒背項
相望而李氏之門最號得人若有文靖公在咸平景德
間公忠直亮深慮遠識嘗戒王文正公與北虜和親之
議斷然有先見之明天下至今稱為賢相有若文定公
在天禧乾興間慷慨立朝義形於色嘗伸救寇萊公之
禍以手板擊姦邪天下至今目為正人有若紫微舍人
在熙寧間居代言之任力持風裁雖貶黜而氣不撓與
蘇宋齊名天下至今有三舍人之號有若大丞相在政
和間危言讜論聳動四方及重華受禪之際垂紳正笏

不動聲氣而大議決天下至今賴為社稷臣而蒼生猶
冀其復起有若尚書公當靖康之難得上辱臣死之義
力抗腥膻碎首裂額而憤罵不絕英烈言言與赫曰秋
霜爭巖艱難以來一人而已天下至今稱焉為烈士夫而
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流涕仰惟明公以英偉之才剛方
之氣挺生華裔為當世羽儀被遇三朝終始一節迺者
上方興衰撥亂任賢使能日不暇給起明公於均逸中
付以喉舌之任公卿大夫相與賀於朝常帶布衣相與
賀於下咸謂明公體道德如柱下史尚節義如漢太尉
工文章如唐翰林立天子前披陳利害論列可否在廷
疎慄明公疎字固不亡諫議劾之後已屢見公言昔

著聲績姦賊望風解綬而去明公之
尹之下也至如臨淮衛公之勲烈文靖文定之事業皆
明公之所優爲者詩人誦召虎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然則明公豈非所謂天人者耶然朝廷方視明公之出
處以爲安危之繫天下方視明公之進退以爲治亂之
分夷狄問明公之安否而爲之叛服姦邪伺明公之行
藏而爲之喜懼輿議皆謂明公匪朝伊夕正台鼎之司
慰蒼生之望中興之功指日可期今適力辭柄任出牧
侯藩雖一方得卧治之賢而天下嚮負瞻之望竊料所
公固難久屈於此也某蓬華一賤生爾自德角聞先生
長者稱頌明公盛德偉望始非一日第恨生居遐水

處卑賤無進見之階今幸明公父母吾桑梓之邦
符夙昔景慕企仰之誠比者千騎入境道由僻邑而其
遂得與田夫野老奔走爭先瞻望於車塵馬足間已足
少情素願矣然獲未進拜黃堂親承鑿咳之餘少窺大
人君子之高致不日明公入秉洪鈞則某於此時當抱
無窮之恨矣是以不介於人不謀於龜朝齋而裁書莫
沐而修刺曳裾麾戟冀一瞻芝宇退當誇大自謂今日
得見天人也

啓

代曾尉上陳安撫

太山北斗十年懷景仰之勤白日
一旦快

親實自寅緣之幸靡由媒介之先行遂身超不佳躍
恭惟某官學師孔孟才亞卿雲風流號當世無雙聲望
居縉紳第一光玉玉潔文章騰萬丈之輝鳳翥龍騰翰
墨掃千軍之敵早收魏第榮歷顯途赤心備竭於三朝
白首克全於一節荐更中外並著恩威將命外臺茂荆
潭之治績分符重鎮藹吳越之休聲何所至之有聞蓋
無施而不可咸望有為於今日自期無媿於古人方馳
赫赫之聲俄起營營之謗唐室頽宣公之議克濟艱難
漢庭忌賈誼之才遽罹譴責輿議咸稱其屈士流尤為
不平稍息人言卒回天聽脫風濤於異域尋松菊於故
園職領於真詞可未還於舊物優游中巷願養生

門多長卷之車有賢人之榻量包海嶽狷不濁而以
不清節貫冰霜窮益堅而老益壯然堂下方興衰而撥
亂豈樽臣可置散以授閑矧鼎席之尚虛想宸襟之素
注必起渭濱之大老式慰海隅之蒼生宰相以鎮撫四
夷况我有種丈夫當掃除天下非公其誰無憚趣裝行
膺賜召如某者箕裘冷族蓬蒿寒生思不墜於家聲謾
力勤於學業始由經術而獲選終用詞章而決科名再
上於實書計始偕於吏部備員海邑雅懷慕藺之誠易
尉德那遂有依劉之幸自慚樗散實賴悁悵敢脩吾道
以致君盍就大人而正已去先望之既遠非通需其孰
歸點也何如方起世寧之詠參平不賦負懷之慙

仰祈先達之見知庶俾後生之有賴為三座伊邇須德元
勤執贊賓庭行當盡門弟子之禮投緘記室先展事賢
大夫之誠

代曾尉答友代

備員小邑考未一書承命大賢任能兩易仰歎高風之
難繼俯驚瑣質之何堪敢照驅馳第從鞭策共惟某官
家傳忠義天賦材猷門地示高早聯姻於卿相仕塗初
筮聊隱迹於江山宜北部之餘威繼南昌之雅韻精神
不動曹務自清朱轡皂蓋只賢主人齒門紫綬有真知
已難曲從於引避寧又致於淹徊固守館爵於天朝何
至易官以海嶠台鷄溪之舊治尋廬之勝游白面紅

族入仙神山之隱金車紫綬矧期臺閣

榮主論素期

輿情共祝如某者箕裘冷族筆硯寒生十年勞苦而
未第始塵數百里崎嶇而小官初效去何速也期下待
於及瓜行或使之坐寧容於煖席猶喜不才之管獲承
既治之餘自西徂東而何敢憚勞以此易彼則固已多幸
方圖趨拜遽辱緘封究觀禮意之勤益佩恩私之厚仰
攀懿躅顧績貂之媿雖多遐想高標而覩鳳之心已快

代謝同文館解

東書千里不嘗太學之蓋益戰藝三場偶綴同文之龍
虎齒髮類賈生之少姓名居杜牧之先揣分何堪撫心
知媿竊以學書幸朝廷之優式吾皇欲天下之同書思

祖宗名館之因廣華夏得人之路收拾賢關之遺士網羅聖代之棄才爲選取艱薦名無幾方歎蓬瀛之難到豈知樗櫟之薰收如某者海角鯁生專門賤士業乏其柔之素家無詩禮之傳七歲知書賴有擇鄰之慈母三冬務學屢求解之賢師技專習於雕蟲志必期於中鵠偶遇詔音之下復更科舉之條雖章句宿儒亦習凌雲之賦縱風騷大手必通拾芥之經驚鼠技之已窮取麟書而謾習欲慕武崔之馳辯不容游夏之措辭益加記誦之功稍悟謹嚴之旨董仲舒潛心大業粗明一王玉川子獨抱遺經欲束三傳辭親梓里以篋帝都深期何蕃庶獲授經於韓愈操矛入土對多士而氣

驕如指汗顏望成均而膽落戰之罪也實耻之雖出門無齒臂之盟然題柱有還鄉之誓拍上效卞和之泣焚舟起明視之慙一鼓作而再鼓衰人疑必敗小敵怯而大敵勇天使其或不煩三獻之勞輒幸一名之預恩踰望外喜溢顏間伏遇某官炎漢相門括蒼多扶馳听至有聲之譽蘊無施不可之才出爲五馬之貴侯來繼三賢之高躅夢草起謝公之興吹笙尋子晉之游民歌愷悌之風士被作成之賜遂致青衿之小子稍知黃卷之古人仰荷陶鑄偶膺薦擢某官不勉修事業早赴功名收一第於少年感變親於未老報天子恢儒之德酬使君在泮之恩嘆梅藥於江頭早知春信折桂枝於月

代對鄉解

棘園栽藝英髦多闕里之徒工貝籍標名寒賤綴卜商之
列蓋中披沙之選深懷負刺之慙竊以朝廷當投戈講
藝之秋聖主起側席求賢之念專尚詩書之技不求鞍
馬之功羽干服蠻貊之邦俎豆壓腥膻之氣賢關新闢
洋洋乎東漢之風鄉飲盛行易易也成周之化既廣言
才之路載更取士之科風騷如屈宋者不廢明經儒雅
若寬洪者亦兼用賦得凜凜大奇之士有多多益辯之
才無一不長所施皆可斯足副有司之舉庶能為盛世
之光如某者白屋寒生青衿小子夙被文兄之訓獲從

師友之游期頭角之稍踈望箕裘之必大欣遇聖旦在
賈生未冠之年欲充國賓照杜甫如神之筆識陋井中
之小文窺管內之班謾同孔鯉之越庭屢作曾參之避
席坐閱三歲未通一經周誥尚盤方苦聲牙之難讀李
詩謝賦尤慙篆刻之未工偶逢科詔之頒妄起賢書之
應深慮畫圖之類狗何期誤墨之成蠅况東嘉號多士
之躍而樂成居濱海之邑由舍法之一罷更科場之七
開寂無中選之錢咸作退飛之鶴士氣若死灰之冷江
鄉類窮谷之寒人指儒冠恣成戲劇路逢鬼物剛被擲
撇誰知拜賜之孤軍俄有定從之下客三千人大敵之
勇會何及富二十二敗北之羞粗能一雪望不及比得

之若若然茲益伏遇其官翰翰斯文權衡吾道一舉而得
垂天之翼兼收而取敗鼓之皮遂俾繆庸亦膺選擢某
敢不勉修操履益叩淵源探皇極之猷為造中庸之門
戶舒綫點翰尚期一第之可收聳壑昂霄度及雙親之
未老上酬聖造下答已知

陸補上舍謝宰相

業拜賢閣濫預千人之列名叨舍選媿居群侯之先嗟
小人得福以非常痛私門鍾靈之何亟有稽伸謝徒切
銜恩竊以典庠序於不遑暇給之秋見聖賢相與致太
平之業惟有道主能散馬牛而包干戈非大仁人孰明
俎豆而闡軍旅洪惟上聖篤任真儒不亦大石

務衣裳之化夫其文德雖瀛瀛爾聖聖所之書

丞世時髦豈濟濟乎洋洋乎之世所能及自愧之之載
建紵銀袍而還來仰追唐虞之盛時祖述熙豐之故事
謂科舉取士於一時也非所以造士而舍法作人於平
日也斯足以得人必將試之以積累之勤故可期之以
遠大之地非得行藝兩全之美曷副君相旁求之誠選
既至難得宜無濫如某者受才猥瑣賦命窮奇齒才及
壯而遽失所天仕豈欲下而蓋錄有母輒施鼠技妄言
麟經徒專記問之工莫識謹嚴之旨不東高閣兼取左
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長未得美泉姑為啖先生趙夫
子陸文甫
鑿鑿魏城里被送
送上庠幸廁迹於哀衣獲

執經於終中 于世禮一名之得壯心早衰匹夫獲千金
之資大禍俄及未則倚門之望遽罹枕塊之憂三釜之
志既孤五鼎之心何有念孝子為親而求祿自傷無祿
以及親思忠臣致主以忘身或可以身而事主退惟疇
昔之僥冒實由在上之作成茲蓋伏遇某官命世大才
迪民先覺躬阿衡惟一之德為成湯自得之師靖康之
節人所難紹興之政古未有既以其身致中興之烈又
將與國貽有永之謀廣闢成均兼收士類傳吾道於孟
軻之後率天下為仲尼之徒二尺短檠猶念儒生之日
萬門心履俱懽多士之類遂致繆庸亦蒙教育某敢不
益脩操履力探淵源入大匠之準繩資哲人之之

離場屋粗有進身之階仰戴陶鈞莫知報德之所

謝王大博佐

某官挺天賦之才富家傳之學短檠三載俯輦諸生丹
墀萬言巍冠多士榮處師儒之任蔚為庠序之光應列
宿於星纏閱異書於芸省既作鷓鴣之化尤憐燕雀之
卑顧叨冒之曷因由吹噓之有素某敢不勉精術業益
勵猷為磨鉛鈍以為鉛策蹇驚而晞驥雖場屋未脫久
甘太學之壘蓋儻心印可傳願受宗盟之衣鉢

昌齡弟送定葉氏

家聲不振有同陳族之貧婚禮再修輒慕齊邦之大有
非持遠之懇求荷臭味之相忘喜葭莩之有託某又

季弟其年有室事俄至於斷絃伏承令好德取宜家
志方艱於擇鬻用憑媒灼妄議姻媿荷寵命之不渝諒
夙緣之非淺適契三星之候敢怠良時薄修五兩之儀
式將微意

昌齡請期

早沐恩私既遂求婚之懇再殫愚悃預聞授室之期月
惟建丑之良日擇生明之次恭遣季弟躬造高闕願諧
二姓之婚幸賜千金之諾

聞詩定孫氏

求婚於世姻之門夙緣非淺歸女於通家之子舊好愈
敦幸無齊鄭之嫌高比昔楊之睦約既前定

伏承令女乃吾家之

不嫌舅氏之薄其男其魯東

牀之選固稔知姑女之貴况庚甲之相同亦門閨之甚
偶兒時聚戲不殊同隊之魚吉卜協從是謂和鳴之鳳
有幣不腆別牋以聞

田錢氏送定

早同筆硯雅敦伐木之風晚結葭葦再講通家之好雖
媿崔盧之大族庶幾王謝之世姻伏承令嗣名著賢閨
何止通一經之學某女幼傳姆訓僅能誦七誡之篇姑
待年於父母之家願執帚於君子之室

代送定

李念黃緣之不淺荷翦拂之非凡既蒙阮目之青室媿
齊邦之大伏承令姪女儒門孕秀女教傳芳想七誠之
素脩諒五長之並有作配宜求於禁鬻于飛寧願於辜
門而某男其身尚白丁業惟黃卷賢異南谷之不廢貧
同子哲之非夫妄求詠絮之才偶中牽絲之選幸逢張
負之賞識寧患久貧庶幾畢萬之家風從茲必大

楊李

門闌素吟生華有類於枯楊臭大味本同託庇幸逢於僊
李良媿亦齊之非偶也 夷庸刀之論財輒恃黃緣
伏承令女內綉姆 宜歸高節之貞 肯配

女則以子娶之雅嘗有約大歸非吾偶也夫亦在媿不
弟兄之約殆三紀 婚姻之謀非一夕之故端為
知已曷嘗論財伏承令女誦七誠之章素有大家之風
味而某男其叨十才之裔媿無先世之名聲選濫預於
牽絲禮輒伸於納幣如魚同隊念兩家生子之初為鳳
和鳴協五世其昌之盛

李季

桑梓相望仰于門之素大葭葦再結荷阮目之常青雖
云臭味之同亦自黃緣之幸伏承令女婉容玉潔懿德
貞馨非求二復之南容莫稱五長之衛女某男其年
過 愧非 同孔鯉之趨庭遽效梁鴻之求偶

其妻元溫為苻籍之生表不素奇媿作甘公之母
通家之舊豈諧擇隣之歡諾既奉於千金好敢通於
介鳳飛鸞合媿姜之雅好難忘應往魚來河漢之世
不絕

代回送定

周毛

陳平之美非久貧早觀奇相義方之娶為知已
風仰欽蚌腹之珠俯媿陵姿之倚玉蒙恩有自揣分
河堪伏承令嗣主維魏奪錦標時乾貧以
子有修容
其其高
辱應贊之良久報經言而太厚曲
論或

詩奇信
龍之作
問素冷
老眼
豈得

陳鄭

鮑知慕忽敢懷
通家之已
千金之子
姓之求
不娶大邦
以能育之憂

黃張

族雖非
侯接高門
誤

之有自荷鳩則之多僕伏承公...
曾詩禮其有自而某女子未聞姆訓奉其母以何...
受詩非之求重身類...之說况鳳占之協吉...
既重幣之拜請...以爲好

陳謝

門而志微蓋出有鳩之後商婚姻非耦...
家端分何堪耐心知幸伏承公...
以聞詩而其女...訓未聞第可為...
之不棄擬其帛之愿既既辱華絨竹...
同聲敷陳

文集卷第十六

卷之四